

至今我也不明白,当年的母校为什么长满了核桃树。

我的故乡成安县,位于华北平原腹地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,乡土的景观树只是杨、柳、槐、梧桐等几种。在我的意识里,核桃树是山区人的专属。小时候,每到冬天,父亲就骑着自行车,西行几十里,到接近太行山的集市上,用小麦、棉花换回核桃等山货。哦,那一枚枚核桃,硬硬的甲壳,像一颗颗圆滚滚的小脑瓜。

1979年9月,我从乡下到成安中学读书。报到当天,就惊奇地发现,校园里遍布茂密的核桃树。从此,我的6年中学时光,便全部被这些茂密覆盖了。

母校始建于1950年,位于城南,正门向北。门内一个圆坛,植满冬青。坛中央竖立一根高高的旗杆。圆坛后面,是一条主路,直抵南墙。主路两侧,从北向南依次是办公区、教学区、宿舍区。一排排建筑,均是敦敦实实的青砖灰瓦房,仿若一位位端庄儒雅、正襟危坐的先生。

这些,都位于校园核心地带。散布四周直至围墙的零碎建筑,便是教工宿舍、学生食堂、厕所、校办工厂等等。

这个格局,恰似核桃——围墙是坚硬的壳儿,多元功能区是香软的仁儿,又仿佛故宫、城镇、四合院以及人体,等等。再深思,这地球上,动物、植物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,甚至每件事、每个细胞,不都是如此结构吗?首先是一个完整、坚韧、漂亮的表皮。表皮之内,包裹着五脏六腑、杂碎碎的内容。

哦,宇宙,就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、精精致致的核桃组成的,而我们每个人,都生存在一个特定的“核桃”内。

入学时,我身高不足1.5米,枯瘦如柴。家境贫寒,周末回家,每每带来十多个馒头、黄窝头和一罐头瓶咸菜,担当一周的主食。

夏天的晚上,我常常坐在教室窗后的核桃树下,读小说、写日记。灯光雪亮,叶丛间一颗颗青核桃,像一只只亮晶晶的眼球,看着我。

我的成绩糟糕,尤其是数理化 and 英语。最害怕考试,看着一张张艰涩的考卷,烟雾缭绕,蚂蚁乱爬。中考时,我原形毕露。几张试卷加起来,总分155.5,其中英语7.5分,数学15分。这个成绩,与高中录取线相差甚远。

我懊丧至极,心底一片黑暗,不得不回乡种田。万万没有想到,我的恩师袁克礼先生,正在为我做着最大努力。他再三恳请校长,并最终破格将我录取。

进入高中后,我的学习进入正常轨道。最自豪的是英语,居然跃居全班前列。还有数学,也摇摇晃晃

青核桃

□李春雷



地迨至中游水平。

正是迷茫、痛苦、多愁善感、喜怒无常的年龄。总是思考一些莫名其妙、不着边际的问题;总是自卑,对考上大学没有丝毫信心。课余时间,我仍是坐在核桃树下苦思。现在想来,这真是一个良好习惯啊。我把每天的所忧所思所感所悟,默默地细细地记录。几年下来,竟然累积数百万字。这些日记,是青春的鲜活记忆,更让我初步找到了文学感觉。

1984年9月,邯郸地区举办一次大型征文竞赛。我忙于高考,无心参赛。袁老师却当着全班同学说:“你一定要参加,大家拭目以待啊。”被逼无奈,只有答应,当晚便写出一篇散文《笑笑饭店》。

第二天,呈交作品时,我心底忐忑。袁老师看完后,深深盯着我,严肃地问:“是你写的吗?”我点点头。他沉默一会儿,眼中忽地放射出灼灼亮光,慢慢地却是言之凿凿地说:“如果这样,我做一个断言:这次竞赛,无论多大规模,无论什么人参加,你是一等奖第一名!”

我大吃一惊。当时,我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地区处于末流,这次征文又是全社会参与,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中学生。这个预言,不啻是天方夜谭。

谁知一个多月后,梦想成真!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傍晚。我正在学校门口东侧荡秋千,校团委书记风风火火地走过来,向我喊话。他刚在县团委开会,看到了地区颁发的喜报。我仰天大笑一番后,就手舞足蹈地向袁老师家跑去。

袁老师一家人正在看电视。听到喜讯后,他高兴地仰倒在躺椅上,哈哈大笑。我们笑语正欢,他十多岁的宝贝儿子却“哇”地大哭

起来。原来,这次征文,袁老师女儿也积极参加。她爱好写作,又深得父亲面授,自然抱有更大希望,却没有得奖。小孩子总是天真无忌,边嚎哭边埋怨:“你帮着别人得奖,不帮着姐姐,呜呜……”

袁老师没有理会儿子的眼泪,继续在躺椅上一前一后地晃悠着,笑声在四壁间盘旋回响,头上的一缕缕银发,好似一根根充电的钨丝,放散着亮闪闪的辉光。

不久前回母校,母校早已乔迁至县城之北,变成了一片现代化高层建筑。新校区,告别核桃树,代之以一些时尚树种。去年,我回去探望,满眼陌生,俨然梦境。

前几天,翻看中学毕业时的一张张留影。照片背景,就是一棵棵茂密的核桃树。恍惚间,冥然置身当年。

写到这里,我拍一拍自己的脑瓜,依然是一颗青核桃呢。

大家V微语

想象的深处

□张炜

●在想象的深处,可能有些东西要消失,那通常是我们很熟悉的,比如我们念念不忘的社会和道德,还有类似的一些事物。那时,仿佛临近了一个天体物理学所说的“黑洞”,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力,一切都纳入其中,永不满足。我们总是谈到想象力,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家能走多远。文学的核心是诗,而诗是最难表达和描摹之物,它就在想象的深处。

●诗中写到了爱情、故事、斗争、虚无、理想,但这是它的表象,而不是内质与核心。它其实不是这些具体的存在,而是一道遥遥虚线,像天地缝合处那条不可抵达的迷茫一样。真正的诗人活在想象里,在沉湎中;沉湎之物,就是所有的奥妙和隐秘。沉湎在沉湎中,它是目的也是形式,是那个“黑洞”。如果说诗意的深邃就在于不可抵达,那么也只有这个物理学的比喻了。它真的具有那样的吸力,吸进万物而不留痕迹。

●没有人能穷尽诗意,没有人能洞悉。总是小心地避开它,却又不时走入深处,这就是诗人的宿命。我们平时说的想象力,其实与想象的深处没有多少关系,那只是具象的连缀和衔接,是现实拼图。想象的深处不存在这一切,它们全都消失了,湮灭了,浑然了。它绝对诱惑我们。

文史杂谈

异域角度看唐诗

□田峰



唐诗发生的地理空间主要有三:一是以长安、洛阳为中心的“核心文化圈”,二是主要包括巴蜀、荆湘以及吴越等的“次文化圈”,三是以西域和岭南为主要区域的“边疆文化圈”。

初盛唐诗歌的演进,除了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外,外部的因素是推动诗歌发展新变的关键,地域因素排在首位,尤其“异域”(即边疆文化圈)因素对诗歌的冲击值得注意。

初唐诗歌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中心地带,以奉和、应制、酬唱、赠答等诗歌为主,较南朝文学发展变化不大。“异域”进入初唐诗坛,诗歌在悄然发生变化。唐代典型的“异域”,一是西域,一是岭南,有关西域的书写以边塞诗为代表,有关岭南的书写以贬谪诗为代表。

初唐时期长安聚集了最杰出的诗人,他们以宫廷为中心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。这些诗歌在形式与技巧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,但是题材狭窄,视野有限,并不能代表唐代诗歌的最高水平。《沧浪诗话》:“唐人好诗,多是征戍、迁谪、行旅、离别之作,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。”严羽是从题材角度对唐诗进行的评价,但若从“异域”文化的角度看,征戍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有关西域的边塞诗,迁谪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贬谪岭南的诗歌。

可以说,严羽所说的唐人好诗,皆与西域与岭南关系紧密,这两个地域的诗歌在初盛唐诗歌坛振聋发聩,使诗歌境界大开。如李白:“愿将腰下剑,直为斩楼兰。”王昌龄:“黄沙百战穿金甲,不破楼兰终不还。”高适:“马蹄经月窟,剑术指楼兰,地出北庭尽,城临

西海寒。”皆呈现出博大雄厚的气势,与盛唐精神一致。同时也凝结成了一些新的西域意象,天山便是其中之一。如王维:“叠鼓遥翻瀚海波,鸣笳乱动天山月。”李白: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。”“洗兵条海上波,放马天山雪中草。”岑参:“看君走马去,直上天山云。”这些诗歌中的天山衬托出一种疆域辽阔、雄壮苍茫的意境。

与西域相比,岭南完全呈现出相反的情景,因为是贬谪,“荒蛮”的景象与个体人生的低潮纠结在一起,诗歌具有低回宛转的特点,情感真挚而深沉。初唐以杜审言、沈佺期、宋之问为代表开启了岭南诗歌的新纪元,这些诗歌情景交融,对打破沉寂的初唐诗坛功不可没,如宋之问《度大庾岭》其一:“度岭方辞国,停辇一望家。魂随南翥鸟,泪尽北枝花。山雨初含雾,江云欲变霞。但令归有日,不敢恨长沙。”

这些诗歌在情感上不再是无病呻吟,而是句句落到实处,掷地有声。这些贬谪岭南的诗人,情感绝望,对新事物多怀鄙夷之情,但是有意无意中也使岭南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,对此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初唐以后贬谪岭南的文人数量增加,如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牛僧孺、李德裕、李绅等,而且多数文人都有大量诗作传世,中唐以后对岭南的审美也由排斥到逐渐接受,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审美文化。

王昌龄认为诗有三境:物境、情境、意境。唐代诗歌中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既有不同的物境,也有不同的情境,物与情合,最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,对唐代文学乃至后世的文学都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。

谈天说地

午睡达人

□村上春树

人上了年纪,比年轻时过得轻松惬意。这样的事找一找,出乎意料,居然还有许多。比如“变得不易受伤了”,哪怕被人家说了难听的话、受到令人难堪的对待,像年轻时那样心被深深刺痛,甚至夜里睡不着觉的情况变少了。心想“哎呀,没办法”,大白天便呼呼大睡,大概也只有我了吧。

我觉得这可能是习以为常的缘故。在人生路上走得久了,被人家说上两句难听的话、受到一些令人难堪的对待,这样的经历越积越多,变成了家常便饭,于是变得无所谓。“每次都为这种事受伤的话就活不下去啦!”于是学会了躲开那刀尖,不让他刺中要害的诀窍。

这样的话,情绪上当然快活自在了。然而细想起来,这不正说明我的感觉逐渐变得迟钝?为了不受伤,要么穿上厚厚的铠甲,要么让眼皮越来越厚。这样一来,疼痛当然会减少,可感受力也不再敏锐,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用新鲜清新的眼光观察世界了。总之,我们得付出这样的代价,才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现实生活。这,呃,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这并不值得夸耀——我常常午睡,每天都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睡午觉。工作一段时间后,大脑渐渐变得

恍惚起来,于是心想:“这可不行,只好睡喽。”躺下身去,渐入梦乡。不长不短,30分钟后便睁眼醒来。这样一来,大脑特别清醒,情绪积极昂扬,马上可以继续工作。

假如人间没了午睡这东西,我的人生和作品说不定会比现在暗淡,更难令人亲近。要是人家说,那样不是更好吗?呃,我也无法漂亮地反驳。

午睡时,我总是轻声播放音乐,大多是室内音乐或者巴洛克音乐,播放的CD基本固定不变。总而言之,就是我个人有一种叫“午睡音乐”的音乐分类。演奏家们在尽心尽力地演奏,我却拿来当午睡的背景音乐,心里觉得挺过瘾不过。不过,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,只好请他们多多包涵了。

于是,午后1点左右在沙发上躺下,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弦乐五重奏,心中感谢人生:“啊,今天也安然无恙,心灵没受伤,好像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,太好了。”

我觉得,好像年轻时越是四处碰壁,被社会打击得遍体鳞伤,等到上了年纪,就越快活自在。假如遇上烦心事,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。不管怎么说,这都是最好的对策。